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WORLD LITERATURE

悲惨世界

(下)

Les Misérables

(法) 雨果 (Hugo, V.) 著

毛丽珍 宋静芳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悲惨世界

(下)

Les Misérables

(法) 雨果 (Hugo, V.) 著

毛丽珍 宋静芳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下)

第四部 卜吕梅街儿女情 圣德尼街英雄血

卷一 几页历史	633
一 有 始	633
二 无 终	638
三 路易—菲利普	640
四 基础下面的裂缝	646
五 出自历史而又为历史所忽略的事实	652
六 安灼拉及他的副将们	661
卷二 埃蓬尼	666
一 云雀乐园	666
二 监牢里孵化的罪恶胚胎	671
三 马贝夫公公的奇遇	674
四 马里于斯的奇遇	678
卷三 卜吕梅街的房屋	682
一 神秘的房屋	682
二 冉·阿让参加了国民自卫军	686
三 枝繁叶茂	688
四 更换栅栏	690
五 玫瑰发现自己就是战斗的武器	695
六 战争开始	698
七 愁上加愁	701
八 长 链	705
卷四 人助或许就是天助	713
一 外伤内愈	713
二 普卢塔克大婢信口开河	715
卷五 结尾不像开头	722
一 荒园和科兵营成了邻居	722

二	科赛特的恐惧	723
三	杜桑所说更为传神	726
四	石头下的一颗心	728
五	科赛特读信之后	732
六	老人好在走得及时	734
卷六	小加夫罗什	737
一	风的恶作剧	737
二	小加夫罗什获益于拿破仑大帝	740
三	越狱的惊险	759
卷七	黑 话	769
一	来 源	769
二	根	775
三	哭和笑的黑话	782
四	双重的责任：关怀以及希望	785
卷八	欢乐与失望	789
一	春光好	789
二	美满的幸福使人麻醉	793
三	阴影显露	795
四	“CAB”在英文中是“滚”，但是黑话却是“喊叫”	798
五	夜晚的东西	804
六	马里于斯把住址告诉给科赛特	805
七	老年和青年的心开诚相见	810
卷九	他们到哪里去了	821
一	冉·阿让	821
二	马里于斯	822
三	马贝夫先生	824
卷十	1832年6月5日	828
一	问题的表面	828
二	问题的本质	831
三	葬礼：重生的生机	837
四	当初的沸腾场景	841
五	巴黎所具有的特色	845
卷十一	原子以及飓风亲如兄弟	848
一	加夫罗什诗的洞察力	848
二	加夫罗什在前进	850

三	剃头匠的正义怒火	853
四	小孩偶遇老头	855
五	老者	857
六	新兵	858
卷十二	科林斯酒店	860
一	科林斯酒店的创业史	860
二	暴动前饮酒取乐	864
三	夜色笼罩格朗泰尔	872
四	试图安慰于什鲁寡妇	875
五	准备	878
六	等候	880
七	在皮埃特街入队的男子	881
八	一个可能化名为勒·卡布克的人的几个疑点	884
卷十三	马里于斯陷入黑暗	888
一	从卜吕梅街到圣德尼区	888
二	巴黎的鸟瞰图	890
三	边缘的极限	892
卷十四	绝望之举	897
一	旗帜：第一幕	897
二	旗帜：第二幕	899
三	加夫罗什本应拿过安灼拉的枪	902
四	火药桶	903
五	让·科鲁韦尔诗歌成绝唱	905
六	求生的阵痛取代了死亡的苦痛	907
七	加夫罗什善于计算距离	911
卷十五	奥梅·阿梅街	914
一	吸墨纸变成了泄密纸	914
二	流浪儿仇视街灯	921
三	科赛特和杜桑在梦境中的时候	925
四	加夫罗什兴奋过度	926

第五部 冉·阿让

卷一 四面墙中的战争	932
一 圣安东尼城郊区的旋涡神庙郊区的暗礁	932
二 深渊中不谈天说地又可以干什么	938
三 明亮以及阴郁	942
四 少了五个但是多了一位	944
五 街垒顶上展望	949
六 马里于斯惊慌失措，沙威则沉着干脆	952
七 危机四伏	954
八 炮兵这时候全部紧张起来	957
九 使用偷猎者的技巧以及百发百中的神枪法	960
十 曙 光	961
十一 百发百中，却不伤人	964
十二 混乱当中维持秩序	965
十三 一丝希望之光	967
十四 安灼拉情人留名处	969
十五 加夫罗什出走	971
十六 哥哥为什么变成父亲	974
十七 死去的父亲等待着将死的儿子	981
十八 秃鹫变成了猎物	982
十九 冉·阿让以德报怨	986
二十 逝者有理，活人无过	988
二十一 英 雄	995
二十二 步步紧逼	999
二十三 俄罗斯忒斯忍饥，皮拉得斯烂醉	1002
二十四 被 俘	1004
卷二 利维坦的五脏	1007
一 海洋使得陆地贫瘠	1007
二 下水道的古史	1010

三	布吕内索	1013
四	鲜为人知的事情	1016
五	当前的进展	1018
六	未来的进展	1019
卷三	出淤泥而不染	1023
一	下水道及其奥妙	1023
二	解 说	1027
三	被跟踪的男子	1029
四	他同样背负着十字架	1032
五	流沙就像是背信弃义的女人	1035
六	地 陷	1038
七	我们期待登岸但是却徘徊无望	1040
八	一片衣角	1042
九	马里于斯看来已经死去	1046
十	捐躯之子复归	1049
十一	绝对信念的动摇	1051
十二	外祖父	1052
卷四	沙威出格	1057
卷五	外孙和外公	1067
一	又看见钉锌皮的树木	1067
二	马里于斯逃出内战, 打算家庭争斗	1070
三	马里于斯的攻击	1074
四	吉勒诺曼	1077
五	把钱放进森林里比放在公证人那更好	1082
六	两个老者为科赛特各尽所能	1083
七	睡吃幸福	1090
八	两个找不到的男人	1092
卷六	白 夜	1096
一	1833 年的 2 月 16 日	1096
二	冉·阿让还一直吊着胳膊	1105
三	难舍难分	1112
四	五脏不死	1114
卷七	最后的一口苦酒	1118
一	七重环形天以及八层星宿天	1118
二	泄露秘密中的可疑之处	1133

卷八 月落微光	1140
一 地下室	1140
二 一再退让	1144
三 卜吕梅街花园的回忆	1146
四 吸引以及消失	1150
卷九 越黑暗反而越临近拂晓	1152
一 怜悯不幸者，宽恕幸运者	1152
二 燃尽之灯的最后闪烁	1154
三 曾经抬起福什勒旺马车的手现在拿笔也沉重	1155
四 墨水反而还人以清白	1157
五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	1174
六 雨冲草没隐	1183

第四部 卜吕梅街儿女情 圣德尼街英雄血

卷一 几页历史

一 有 始

1831 年和 1832 年，七月革命后的这两年，是历史上最特别而且也最令人震惊的时期。与革命前前后后的那几年相比，这两年就像两座到处耸立着悬崖峭壁的山峰，体现着革命的伟大。在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制度、激情及理论风起云涌、变幻莫测，而社会各个阶层文明的基础，各种互相关联互相依存的利益群体，法兰西社会的古老形象则在其中时隐时现。这些时隐时现的东西被称为抵抗和运动人类的心灵之光——真理则不时地在其中闪耀。

这个引人注目的时期特别短暂，已经开始离我们相当远了，如今回想一下，还可以抓住它的主要特点。

我们来试一下。

王朝复辟是很难得出结论的过渡时期，当中有疲乏、愤恨、窃窃私议、困倦、喧闹，这只能说明一个了不起的民族到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十分奇特，往往使那些想从中渔利的政客们上当受骗。开始时，全民只有一个要求：休息；只希望和平；人们只一心想做小人物，也就是说大家只想

过宁静的生活。大事、大机会、大冒险、大人物，谢天谢地，这一切都已厌倦，忍无可忍。人们宁愿放弃凯撒，而要普吕西亚斯^①，宁愿放弃拿破仑，而要伊弗它^②国王。“那个小国王真是好！”人们天不亮就动身，辛辛苦苦走了整整一天，现在已是晚上了，开始跟着米拉波赶路，接着又陪同罗伯斯庇尔赶路，最后还得追随波拿巴，现在大家都腰酸背痛，精疲力竭，只想要张床休息一下。

忠诚早已疲惫，英雄主义早已衰退，野心早已得到满足，利益早已到手，那么还寻觅、探索、请求、央求什么呢？是一个安乐窝。这个东西到手了，拥有了安稳、平静、舒适的生活，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但是，就在这段时间内，某些事实又冒出来，敲着门，要求大家承认。这些事实有理由而且也已经社会上安营扎寨，好比为大部队准备粮草的先行官，他们是为种种主义准备住处的军需官和勤务兵。

因此，政治哲学家们面前就有了这样的情景：

在疲乏的人们要求休息的同时，既成事实也需要保证。保证对于事实，就像是休息对于人民，不妨说是一回事。

这正是英国在护国公下台之后，向斯图亚特王朝提出的要求，这同样是法国在帝国之后，向波旁王朝提出的要求。

这样的保证是时代的要求，必须答应。这种保证，表面上看是由王公们“给予”，但是实际上，却是事实的力量所赐予的。这是一个值得认识的而且十分深奥的真理。斯图亚特王室在1160年对此一无所知，而波旁王室在1814年甚至对此是不屑一顾的。

拿破仑倒台的时候，那注定是要当国王的家族返回法国，不幸的是他们的头脑简单到了极点，居然认为这些保证是他们给予的，并且能够索回他所给予的东西。他们还觉得波旁王室享有无上的权利，而法兰西人民却一无所有。路易十八宪章里给予的政治权利，仅仅只是那神圣权利的一个枝丫，由波旁家族采摘下来，赐予了人民，国王想什么时候收回，就可以随时收回。按常理说，波旁王室在赏赐的时候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就应当认识到这并不是他的赏赐。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波旁王室就已经满腔怒气了，每当全民族欢欣鼓舞，他们就怒不可遏。实际上，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们就是心里窝火。

① 普吕西亚斯（Prusias），指比西尼亚的普吕西亚斯二世，他将汉尼拔出卖给罗马人。

② 伊弗它王（roidGYetoFt），法国贝朗瑞民歌叠句中的人物。

这一点人民早看明白了。

他们自己觉得很了不起，因为拿破仑帝国像是戏台上的布景一样，被搬走了，却不知道他们自己一样是那样被搬来的。他们没看出来，他们自己也被掌握在搬走拿破仑的那个掌心里。

他们自以为根深蒂固，因为他们就是过去。其实他们错了，他们只是过去的一部分，过去的一切都属于法兰西。法国社会的根须肯定不是生在波旁家族当中，而是生在人民当中。这些深入地下、生机勃勃的根须绝不是一个家族的权利，而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这些根须四处伸展，无所不在。唯独没有伸到王座的下边。

对于法兰西而言，波旁家族仅仅只是它历史上的一个血腥和显眼的疤痕，早已不是它命运的主要成分以及政治的主要基础了。人们完全可以撇开波旁家族，而且已经撇开了二十二年，法兰西依然存在，波旁家族却没看出来这一点。他们在热月九日还觉得路易十七执政，在马伦哥大捷那天还以为路易十八是统治者的人，哪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呢？有史以来，从未有君王如此无视历史事实，无视事实所包含的神威。从未有王权如此否认神权。

天大的谬见导致这个家族伸出手去收回 1814 年“赐予”的保证，收回他们所谓的让步。真是可叹！他们所谓的他们的让步，刚好是我们斗争获得的果实；他们所谓的我们的侵占，刚好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觉得把波拿巴打败了，在整个国内站稳了脚跟，自以为力大无比，而且根基深厚，觉得时机成熟，便当机立断孤注一掷。一天早晨，它站在法兰西的面前，否认了集体的权利以及个人的权利，否认了人民的主权以及公民的自由。换言之，它否认了人民之所以为人民，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根本。

这便是所谓的七月敕令这一臭名昭著法案的实质所在。

所以，复辟王朝就垮台了。

它倒下得合乎情理。但是应该指出，它并没有彻底敌视所有形式的进步。很多大事发生的时候，它反而是视若无睹。

王朝复辟的时期，人们早已习惯于平心静气地商讨，这就是共和时期所没有的；全国已经习惯于在和平中求强大，这一样是帝国所没有的。自由强大的法兰西，鼓舞着欧洲各个国家的人民。在罗伯斯庇尔执政的那段时期，革命有发言权；在波拿巴执政的那段时期，大炮有发言权；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执政的那段时期，才轮到智慧有发言权了。风停了，火炬

再次点燃；宁静的山峰上，闪烁着纯真的思想光辉。那是灿烂的、有益的、动人的景象。在这十五年间人们看见，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量才授权的选拔制度，这一切在思想家眼里已经非常古老，可是对政治家来说却是崭新的原则。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30年。波旁家族是文明的一个工具，最终在上帝的手中被粉碎了。

波旁家族垮台的时候，气势十分磅礴，不过并不是他们的气势，而是人民显现出来的气势。他们走下宝座的时候大模大样的，但已失去往日的威风。他们没有大张旗鼓地宣布退位，从而令后代黯然神伤，他们悄无声息地沉入了暗夜。不仅不像查理一世一样保持鬼魂一样的镇定，也不像拿破仑那样发出雄鹰般那种长啸。他们走了，仅仅只是这样而已。他们把冠冕搁下了，而且也没有留下光轮。他们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但是却没有了威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缺少遭遇厄运时候所应当具备的君王的庄重。查理十世在流放瑟堡的路上，让人把一张圆形桌子改成方形的，看起来，他关注崩溃了的礼节胜过关注崩溃的君权。这样琐碎的作风，足以使热爱王族和效忠王室的那些忠心耿耿的人失望。而人民呢，人民是可敬的。全国人民在一个早上遭受保皇党的武装进攻，但是国民觉得自己的力量特别的强大，并没有发怒。他们在进行自卫，而且克制态度，让事物恢复秩序，使政府恢复法制，把波旁家族纳入流放的路上，真可惜！就到此为止了。他们将老王查理十世从遮挡过路易十四的韩盖下拉了出来，轻轻地放到了地上。他们只是忧伤而谨慎地触动着王室成员。这样做的不只一个人，也并非几个人，而是整个法兰西。获胜并且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整个法兰西，仿佛想起了并在全世界的人眼前实行了纪尧姆·德·维尔在巷战^①那天以后说的严肃的话：“那些善于博得君王宠爱的人，像小鸟一样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枝头，从逆境跳到顺境的人，是很容易大胆地反对遭受厄运的国王的；但对我来说，不管国王命运如何，都是值得尊敬的，尤其是身处逆境的国王。”

波旁家族下台赢得了尊重，但却没有人遗憾。就像刚刚所说的，他们的不幸超过了他们自己。他们在地平线上消失了。

七月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很快有了敌人和朋友。有的人特别地兴奋，前来投靠，但是有的人则背对着它，这要由每个人的性格决定。在破晓的这

^① 巷战，指1588年5月12日在巴黎爆发的社会下层群众起义。次年，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继承了王位。纪尧姆·德·维尔（Guillaume du Vair）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活动家。

一会儿，欧洲的君主们就像黎明前的猫头鹰闭起眼睛，伤心，失措，直到要进行威胁的时候，才睁开眼睛。他们惊恐不安可以理解，他们怒不可遏也情有可原。这场奇特的革命只引起很小的震动，它甚至不屑把溃败的王权当作敌人，使之流血。专制政府一直期盼自由派之间发生内讧，他们认为七月革命既然来势凶猛，就不应该温良谦恭。况且也没有企图策划阴谋，反对这场革命。最不满意的人、最气愤的人、最恐惧的人，到了后来也都对这一次革命致以敬意。我们不论多么自私以及宿怨多重，在这次事变当中也可以感觉到，有一种超然于人力之上的力量在鼎力相助，于是一种神秘的敬意便油然而生。

七月革命是人权粉碎事实所取得的一种胜利。这确实是光辉灿烂的事。

人权把事实粉碎。就是因为如此，才有了1830年革命的光辉灿烂，也就是因为如此，革命才表现出温和、宽容。胜利后的权利，完全不再需要使用武力。

人权，就是正义和真理。

人权的特征，便是永远美好以及纯洁。其实，如果包含的人权过少或丝毫不包含人权，那么即使表面上特别需要，即使当代人特别赞同，伴随着时光的流逝，也肯定会变成畸形的、丑陋的，甚至是荒谬的。如果想验证事实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丑陋地步，只用上溯几个世纪，瞧一下马基雅维利^①就行了。马基雅维利并非凶神恶煞，也非恶魔，更非卑鄙下流的作家，他仅仅只是一个事实罢了。并且不只是意大利的事实，也是全部欧洲的事实，十六世纪的事实。他似乎非常恶劣，使用十九世纪的道德观念来看的确是这样的。

人权和事实这样的斗争，从人类社会的开始直至现在依旧进行着。结束决斗，使得纯真的思想跟人类的事实相结合，使用和平的方法让人权和事实互相渗入，这便是贤人的事业。

①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曾写过一本《君主论》，主张王侯们在处理政事时不要受通常道德的约束。

二 无 终

可是，贤人的事业是一码事，聪明人的事业是另外一码事。

1830 年革命转眼间就停滞不前了。

只要革命一搁浅，聪明人就来破坏这一艘沉船。

在这一个世纪，聪明人称自己为政治家；最后用过来用过去，这使得政治家这个字眼多少沾上了一点点行话的味道。但是请不要忘，有手段就必然有卑鄙，聪明人，有时却恰恰是平庸无能之辈。

同样，政治家，有时候也有民贼的称呼。

在聪明人看来，像是七月革命那种革命，就是破裂的动脉管，必须要赶快缝上。人权，假如要求太高，就可能发生社会动荡。因此，人权一旦得到认可，就应当巩固政府。自由一旦有了保证，就应当为政权考虑。

事情发展到这里，贤人还没有和聪明人分道扬镳，但已心存戒备。政权，那么好吧。但是首先要弄明白，政权有什么意义？接着必须弄明白，政权来自哪里？

聪明人似乎没听到窃窃私语的抗议，依旧我行我素。

这些政客喜欢伪装自己的意图，他们声称，在一个君主制国家里，革命之后的人民最希望获得的，就是找到一个王族。于他们而言，这么一来，人民革命之后的生活就会和平，换言之，能有时间治疗创伤和修补房屋。这个新王朝可以遮掩脚手架和伤兵医疗站。

然而，建立王朝谈何容易。

必要时，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人，或者任何一个富有的人，都有资格做国王。波拿巴属于第一种情况，伊士比德^①属于第二种情况。

但是，并非每一个家族都可以拿来当一个王族，必须要是古老的世族才够资格，而几个世纪的皱纹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

如果站到“政治家”的立场上去看，自然不管它是对是错，那么在革命之后，从革命当中产生的国王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呢？他能够是并且

^① 伊士比德（Iturbide），墨西哥将军，1821 年称帝，1824 年被处决。

最好属于革命派，不管是亲自参加或者还是插过手，不管是因此臭名昭著还是因此美名远扬，也不管用过大斧还是利剑。

一个王族应当具有什么品质呢？它应该是民族主义的，换言之，对革命不即不离，并不是要参加革命，而是要接受革命的思想。它应当由过去构成，有一种历史的渊源，也可以对未来发挥作用，并且富有同情心的。

这所有的一切说明了为什么早期革命能满足于选择一个人的原因，选择克伦威尔或者是拿破仑就可以了，但是后期革命则必须选择一个家族才可以，瑞克家族或奥尔良家族。

这些王族就像是印度榕树，每根枝条落在地上就会生根，然后长成小树。每一根树枝都可以变成一支王族，仅有的一个条件就是向人民低头。

这就是聪明人的理念。

卓越的艺术也就是如此：为胜利或多或少地添上一点点灾难的声音，以便让得胜的人同时心惊胆战，只需要走一步就散布一点点恐怖的气氛，延长过渡时期的弯路，直至进步迟缓下来，冲淡了晨曦的色调，揭示并遏制强烈的热情，砍掉尖角以及利爪，用棉花捂住欢呼胜利的嘴，为人权穿起一件肥厚的衣服，为魁梧的人民穿上一件法兰绒衣服，赶紧伺候他们睡觉，迫使精力过盛的人减肥，让大汉不拒绝初愈病人的饮食，挖空心思去做分化瓦解的工作，让那些有远大抱负的人喝一点掺上药茶的蜜酒，实行各种各样的措施来预防过大的成功，为革命添加上遮光罩。

1830年实现了这种理论，而英国早在1688年奥伦治家族取代斯图亚特家族登上英国王位时，就曾经实行过。1830年重新使用。

1830年那一场革命，在半山腰的时候夭折了。半吊子的进步，表面的人权。但是，逻辑鄙视“差不离”，就像太阳无视蜡烛一样。

是什么人使得革命半途而废呢？是资产阶级。

为什么？

因为资产阶级代表了满足的利益。昨天还是饥肠辘辘，今天已经酒足饭饱，明天将会心满意足。

1814年拿破仑倒台以后的情形，在1830年查理十四下台以后又重新上演。

人们错误地把资产阶级看作是一个阶级。所说的资产阶级，仅仅只是人民中间得到满足的那些人。所谓的资产者，就是现在有空坐下来的人。一把椅子并不是一个社会等级。

可是，着急要求坐下，人类的进步或许就会停止。这往往是资产阶级

的错误。

不可以因为有过一次错误，就变成一个阶级。利己主义不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

而且，就算是对利己主义，也应当公平；人民中间所谓资产阶级的那一部分，经过 1830 年的动荡之后，所希望的情形，不仅不是掺杂冷淡以及慵懒，并包含一点儿羞愧之心的那种无所作为的局面，也不是沉沉入梦而暂时忘记所有的那种睡眠，而是暂停。

暂停这一个词语有两种含义，既奇怪又彼此冲突：部队前进，即是运动；停滞不前，即是歇息。

暂停，是力量的休整，是手持武器的警觉的歇息，是安排岗哨而且又处在防卫形势下的既成的事实。暂停代表着昨天的战争以及明天的战争。

1830 年和 1848 年之间便是这种暂停。

我们这里所谓的战斗，也可以称为进步。

因此，不论是资产阶级或是政治活动家，都不得不有一个人站出来宣布这个命令：立定。一个“应时而生”的人，一个两面人，不仅仅代表着革命，而且还代表着平静，换言之，能显然地调和过去以及未来，借此巩固眼前的这样一个人。

此人是“现成摆着的”，他名叫路易—菲利普·德·奥尔良。

221 名议员把路易—菲利普捧到王位上。拉斐德主持了加冕典礼，把他称呼为最美好的共和国。巴黎市政厅替代了兰斯大教堂^①。

这样以半王位取代整个王位，这就是“1830 年的功绩”。

等聪明人成功之后，他们的这样的解决方法的大毛病也就显现出来了。这些事情，是在无视绝对人权的情形之下做成的。绝对的人权大喊一声：“我反对！”然后，可怕的是，连它自己也销声匿迹了。

三 路易—菲利普

革命有结实的胳膊以及灵巧的双手，革命打击有力，而且选择得好。即使不彻底，即使退化变种，像 1830 年革命一样降到雏形革命的地位，革

^① 法国革命前国王在兰斯的教堂里举行加冕礼。

命也能够保住足够的天赋的明智，不至于走投无路，革命暂时消失这不意味着失败。

诚然，我们也不能够过于夸张。革命也可能犯错误，而且犯过特别严重的错误。

话题还是回到 1830 年吧，虽然 1830 年误入歧途，但是还是幸运的。那场革命突然停止，然后建立起了所谓的秩序，在那个机构当中，国王优于王权。路易一菲利普是个难得的人。

他父亲在历史上固然只能得到一个低微的地位，但他本人是值得敬重的，正如他父亲值得受谴责。个人品质他一应俱全，而且还具备好几种公德。路易一菲利普关心自己的身体、前途、安全、使命。他认识到一分钟的价值，有时候反倒不能认识到一年的价值；他审慎、平静、温和、胸怀宽广，是个十分出色的先生，也是个十分出色的亲王。他和妻子同宿，王府里专门的仆人带着有产者参观他们夫妇的卧榻，从前是亲王长房、夸耀淫风，而这时却展示亲王忠于妻子，这大有裨益。他通晓欧洲各国语言，更加难得的是，他懂得而且会说代表各种利益的语言。他是“中产阶级”眼中可敬的代表，而且超出了这一阶级，至少比这个阶级更伟大。他尊敬自己的血统，但是又特别聪明，特别注重自己的价值，即使在血统问题上，他也表现了他的特殊性，自称为奥尔良系，而非波旁系，他还仅仅只是个亲王殿下时，就俨然以直系亲王自居，等到上了国王陛下，他反而像一个忠实的市民。在公众场合他讲话絮絮叨叨，在朋友中间讲话却简单清楚；他有着吝啬的名声，但是没有依据。其实，他很节俭，而有时又因豪兴或者责任而大肆挥霍。他具有文学的修养，但是对文学不怎么感兴趣；他有着一种贵族的气质，但是却缺少骑士的精神；他朴素而且安详，却又特别刚毅，得到家人以及族人的敬重；他的话语娓娓动听；他是一个知过能改的政治家，内心冷静，服从当前的利益，简直事必躬亲，既不报德也不结仇，他喜好利用议会中的多数，挫败在王座下面一致的窃窃责难；他性格十分坦率，有时候讲话不大谨慎，但是不谨慎中却包含着非凡的灵巧；他擅长出主意，面部的表情十分丰富，喜好装模作样，往往用欧洲来威胁法国，又使用法国来威胁欧洲；他是爱国的，这不容置疑，但是他更加爱家。他把统治看得高于权力之上，把权力看得高于自尊之上，这样的性格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事事必求其成，有时候就要花招，也不免使用卑鄙的手段。但是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免除了政治上强大的矛盾、国家的分化以及社会的苦难。他还特别的细心、精确、警觉、关心、机敏，而且不辞劳苦，有